

卷十三

龍圖公案卷之一

阿彌陀佛講和

話說德府孝感縣有一秀才姓許名獻忠年方十八生得眉清目秀丰
 神俊雅潔門有一屠戶蕭輔漢有一女兒名淑五年十七歲甚有姿色每
 日在樓上綉花其樓近路常見許主行過兩下相看各有相愛的意時日
 積久遂相通言笑許生以言就之女即微笑道肯其夜許生以樓梯暗引
 上去与蕭携手蘭房情交意美及至鷄鳴許主欲归暗約夜間又来淑五
 道倚梯恐夜間有人經過看見不便我今備一員木在樓枋上將白
 布一員木半垂樓下汝夜間只將手緊抱白布我在樓上吊扯上
 來豈不與漢許生喜悅不勝至夜果依計而行如此往來半年鄰舍頗知
 只滿樓上垂下白布到地只道其家晒布未收思偷其布停住木
 樓上垂下白布到地只道其家晒布未收思偷其布停住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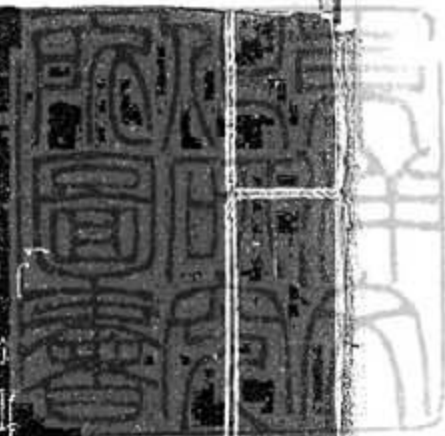
書名 龍圖公案六卷 光緒十八年濰陽成文信
 記刊本
 撰者 明 闕名 撰
 卷 卷十三
 內容分類 集-小說-短篇小說
 系書號 雙紅堂-小說-46
 編號 D8621000

彩色首頁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21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46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本龍圖公案六卷 光緒十八年濰陽成文信記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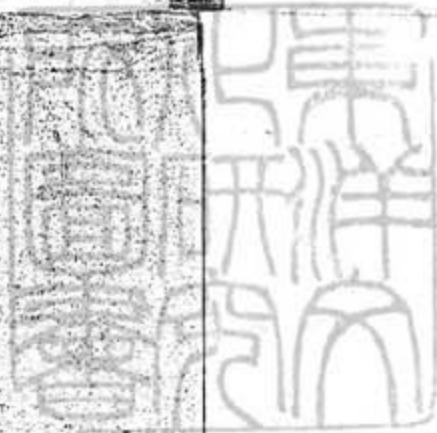
龍
畷
公
案

卷
十
四



龍圖公案

第拾叁部



連皮四十二頁

審王恩追究劉三漢

汪知縣驗屍轉回還

包大人誤留遊仙枕

色興枕空夢入黃泉

上部書說的是色大人派公差傳菜园子的薛老兒公差領命去
去到菜园子的老薛薛這也不在話下且說大人命王朝前去
揪取王恩的家私王朝領命去不多時回衙交令色大人見揪
來的白銀尚有九拾伍兩之多當下傳老道要他廟中的緣布
大人一一察看象善全歸共有百兩大人心不想道將才據木
匠所供原是他二人所作那人叫劉三汗此人之母又來伸冤
又與王恩我尋他兒子既是二人作事這銀子如何尚有九拾
餘兩之多那人就有一兩不取之理看來其中必有元故大人

正在公堂以上心中暗想此事還在本匠的身上追究正然想
定主意猛然見本縣汪太和同稟大人說卑職奉命去到楊柳
村井中驗看死者是一後生年有二旬上下身穿月白布小衫
腦後有斧傷一處看來一定有人暗算丟入井中此事小官驗
明特來回稟大人點頭即派人去傳劉三汗之母前去認尸公
差領命下堂去代呂氏前去認尸這且慢表且說那奉命因公
差將薛老兒拿到衙前公差上堂打到說是將薛老兒到案
忠良爺聞听薛老到了案在堂上吩咐左右把令來傳
說道是兩邊的公差代獄只听得象役吶喊齊把令傳
說道是大人分付代人犯這不就啼壞年殘的薛永泉

戰驚

只見他 跟隨差人將堂上 這老兒 雙膝跪倒在地平川

只見他 年紀足有七旬外 喘吁吁 一臉的皺紋兩鬢邊

戰多唆 跪在堂上扒在地 他那裡 眼淚汪汪的吐白痰

但听得 大人在堂上往 說道是 薛永泉仔細听我言

有一個 女子的尸身 你把他 放在何處你快實言

你若推三阻四無實供 我這里 王法無情不論老年

包大人 坐上言詞還未盡 這不就 啼壞了年殘的薛永泉

這老兒 跪扒半步把大人叫 這件事 代我小的細稟實言

這原是 上月初間夜 何日期 不是初二就是初三

听更鼓 大約不過三更分 是小的 忽然腹痛走至菜園

在園中 出完大恭要回轉 看見那 女子的尸身犯路橫
那時節 小的一見魂付不體 無奈何 叫起了圍頭侯老三
許下他 埋尸仗銀五十又 這宗銀 眼下交足付了侯三
皆因我 胆小害怕忙躲避 這女尸 不知他埋在那一邊
大人若 剗出女尸當面驗 除非是 派人全我去找侯三
當下包大人听他說的口供立時派人同薛大去找侯三剗尸
這且慢表且說包爺派人去後就傳木匠王恩這些公差不敢
怠慢到獄中提出了木匠當堂跪倒包公問道王恩你那同犯
之人劉三汗為何不來到案王恩听畢往上一叩首說大人在上
自那日劉三汗與小人作了那事之後他分付銀又見他的也末

這包爺

堂上聞听開言道

叫一声

木匠王恩你且听言

自那日

你與三汗盜銀兩

將僧人

害死一命染了黃泉

你二人

偷的銀子多少兩

你兩個

怎生分散每人若干

一句話

問的木匠發了愣

他這裡

往上磕頭嗷叫青天

自那日

銀子偷到我們手

也不知

銀子多少却有若干

我兩個

他拿一半我剩半

這就是

大人的跟前據實言

這木匠

正在堂上胡乱講

只見那

三汗的母親跪堂前

他的那

口中連把大人喊

說道是

冤枉冤哉好苦難言

但見這婦人往上磕頭淚流滿面口尊大人民婦就生一子三
汗一指望養老送終誰知又被人謀害求大人作主與我兒子

報仇才好哇大人呀

公堂上 包爺往下連、分付 叫一聲 呂氏婦人且听云

自古道 殺人一命還償一命 某這裡 自然有計莫多云

你暫且 回歸家下听某傳喚 我這裡 自有王法害賊人

這婦人 滿眼落泪他将堂下 再說這 赤胆忠心的包大人

叫一聲 賊人你快招寔言語 免得你 皮肉遭殃快寔言

緣布上 象善功德是一百兩 現今是 九十五兩在你家存

莫非是 一分未動俱都現在 难道說 三汗才分五及銀

據你說 對平分成又下里避 這句話 你在堂前哄誰人

分明是 三汗也死在你的手 今日裡 犯公堂你還乱云

忙吩咐 兩邊的公差看夾棍 夾起來 見財忘義的惡賊

象公差 聞听齊都不敢怠慢 把一個 木匠王恩啼走了

且說木匠王恩听見要夾起來審問他自己尋思這事免瞞他

不過如何竟把這銀子的數目他竟察了個清、楚、我專能

哄的過去今日為何這般我想殺死僧人也是償命這是連傷

二命也死非是一死何苦枉受飛刑莫若寔招我竟在獄中等

死到也罢了這是我自招禍殃此時也後悔不來想罢說是愿

始皆因我見了銀子思想要自己獨吞故將劉三汗害死丢入

井中以除後患意欲打点行粧回歸本家也就死招无对誰知

作下此事已後這身子槩不由已想回家下却又懶意動身故

而又到廟中討取工銀這是飛娥投火想是冤怨相報下抄生

王木匠訴畢口供將招畫又所得大人分付將犯人監入

這包爺為民憂心不分晝夜這不就苦了公差點在又邊

但則見兩名公差來回話說道是奉命抄宝代着白忠

遊仙枕小的抄來大人目過只見那白忠雙手奉到堂前

大人看舉目觀這宝具果罕然復留神仔細觀

只見他天生的器木長週的全細端祥却是生成的梧桐木

又見他下面方來上面元位按上却也有三百六十度

也有那陰陽孔目在上邊行見那形影的之中有樹木

却還有飛禽走獸樣樣俱全又只見木絲兜仿佛是有山水

還有那來往象人傳猛然的一時之間全然不見

到此古人的字篆寫在邊這大人仔細留神觀看字樣

原來是此宝的出則在前寫的是又有三才又有八卦

這包爺現看一番却罕然包大人一時之間也難以測

一回身遞與包與便開言

且說大人將宝贝遞與包與接在手中竟听大人的示下

只見大人叫一声白勇你几時武鄉魁元不該見此物害死了

表弟劉天福你與那无知的草木之人又自不同罢了你既愿

招某也不肯加刑與你叫公差且将他主僕收監完案之時再

作道礼當下公差領令將白勇白忠送入牢獄之中收起這且

不表也不提包公退堂暫時歇歇身體那此應役之人換班伺
候且說園頭候三自那日銀子得到手中他叫當家的算賬一
定要歸家這日薛老免偏又得了驚喘之病他又心疼銀子故
此他伏頭不起身染重病這候三才未能回家耽悞日久這候
三却也放下懷^心這日正在菜園中正然悶坐忽所見薛老免
有差人傳喚不知所為何事他心中就有此發煩一時想起若
是薛老免回來我舊與他算賬咱是一定回家若到了家中送
信老四已經身故我回家去把兄弟媳婦賣了寡婦也有四五
伯爺京錢湊起來足勾我夫妻度日我也在家中享几日的福
我也是一個小財主了豈不美哉想罷就將銀兩包在舊衣服

的包袱裏面拿定主意倘若薛老免暫時不來我明日也是一
定起身他正自盤算到得意之處猛抬頭只見當家的老薛全
定公差二名走入園中這候三他也不顧包果銀兩只所薛老
免叫一声園頭那一個女屍你埋在何處你肯與這二位公差
刨出來好回稟大人還要相驗呢候三聞听急忙走至井口東
邊用手一指說就在此處

二公差 听說女屍在井邊葬 他兩個 走肯怠慢走向前
說道是 候三你記得就在此 咱大家 一齊動手往下刨
這公差 跟隨在井邊一傍站 但則見 薛老拿到鏊與銑
二公差 催不着人一齊動手 不多時 刨出尸露出衣衫

象人等

舉目留神仔細觀看

這屍骨

不是女屍却是男

但見那

模樣不過有三旬外

埋在那

井邊一東面朝天

總然是

死期不久埋在土內

面貌兒

却與生時一樣般

代一頂

鴨子尾兔的舊毡笠

深藍的

粗布棉袄身上穿

又見他

青布薩鞋登在足下

還有那

青布抄包緊腰間

式公差

一見此事開言說道

他這裡

扭項回頭問候三

叫一声

園頭猴三你過來看

為甚麼

不是女尸又是個男

這候三

听得向他心中發悶

他的那

口中不語腹內言

好奇怪

這件事兜悶死了我

這尸首

如何擲到井東邊

想當初

未作此事安下意意

每日裡

勞心緊計在心間

今日裡

尸首為何會到喉邊

這就是

謀事在人成在天

這候三

正自心中胡思亂想

只听得

又個公差便開言

話說候三

正在胡思亂想

只听公差問道是那女子的屍身

你埋在何處

我問是奉命來刨看女尸

這个男子因他不着你

今這些人

只用搖女尸刨出我門

交差這个男子還是任憑你

的主見

不與我二人相干

當下候三听了這話他才略略的放

下心懷

他說道二位不必着急

咱在這井的西邊在刨一刨想

是在井西

公差叫象人動手

果然刨出女尸兩個公差就将候

三套上

鐵鎖代至衙前

回稟大人要知端底下回交代

前者話表兩名公差代領候三直奔縣縣而來這話不提且說包公正在書房之中料然的歇息淨坐怎奈心中之事一宗案上未完又是一案俱是些无頭之事這大人是晝夜的判斷民情一連竟是兩夜料然有片刻之工在書房之中養一養精神他的心中不能一時完案好起身速道陳州之地拿問龐龍與民間除害好振濟一郡的苦民且不言包公坐在書房心中思慮民情且說包興也是連夜的辛苦這一時大人在書房養精神他也來到自己所居屋中想睡片時他的手中拿定那抄來的遊仙枕此物原是大人遞與他手中他伺候着包爺的示下誰知大人並不曾吩咐就審問白勇故此包興又不敢再問他

就站在一傍也不知該當收與何處誰知包爺退堂包興可巧也是困乏之急故而他竟手拿此宝就歸在自己居住之所坐在牀上才見了手中之宝他心中暗說這本是要等大人的分付不料相爺退堂我也不曾討一個示下若按國礼這宗宝贝應例入庫大人遞與我手却不知道他是怎生的主見這包爺他連日辛苦未出寢這一時也難顧宝贝在手中他進入自己的臥室在床上忽然的看見宝贝這一宗若擦礼去見大人討個示下這時候相爺一定睡朦朧且莫若我欲托懶歇息片刻少時節見過大人我再向他這裡乍爭不住身形一躺他把那宝贝枕頭睡朦朧

這包與 騎在床上合資目 他的那 魂靈出壳走至大所

來到那 大所以前留神看 見一匹 踢雪烏錐的馬能行

有兩個 生的青衣傍邊跼 這色與 不解其意悶在中心

只見那 兩個青衣忙不住 到跼前 伺候色與把俊馬乘

他這裡 槩不由已將馬上 二青衣 手拉綾環他不暫亭

只覓得 馬走如飛一般全 這包與 要想下驂是万不能

兩支手 意欲勒馬也勒不住 見兩邊 來往人多也數不清

見幾個 少年的婦女走動 後面的 有兩個青衣用棍撻

也有那 老弱男女項代鎖 一個 口內不住的吐悲聲

這包與 心中不解何元故 他這裡 眼望青衣問了一声

說道是 此間却是那里路 无來是 兩個青衣都不作聲

這包與 又往左邊看分明 這左邊 路途上也有人來往

壹個 喜氣嗔腮都代容笑 見幾個 小小童兒把他來送

見幾個 武耀揚威把轎馬乘 也有那 世俗人等往前面走

也有那 書生武士往回行 又有那 推車之人又有挑担

又只見 也有道來也有僧 來往的 這些俱在兩邊里走

這匹馬 原來走的是正中 又傍邊 无有居家也缺舖戶

壹陣 亂來尽都是陰風 這包與 他正自心中發急惶

猛然間 一坐城池把路橫 但只見 城門緊閉却難行走

勒不住 坐下的能行他心內驚

且言色興正自驚慌只見那馬跑的如飛又勒不住倘然撞在
門上此命休矣他就越發的害怕起來猛然睜睛見前面看不
出城門心中竟的恍惚一回頭見城門却在身後敢則是已經
走入城中這色興更不得主意只見走不多時正北里有一庄
大衙門他疑應是到了開封府不成為何衙門又在路北他的
心中如刀撓的一般不甦的竟至衙前那馬忽然站住那兩個
青衣走至跟前將色興攙扶下馬只見衙門以裡走出了兩名
小童兒向前說是白君有請這色興一聞此言啼的他魂不附
體无奈何跟隨這兩名童兒走至衙門一裡抬頭一看有一牌
匾上寫着是森羅寶殿色興又望兩邊一看只見牛頭馬面判

官小鬼又見坐上有一位閻君生得白面長鬚頭代冕疏身穿
蟒袍鵝橫玉帶這包興上前行禮上面的白君說道你今到此
狠好你急速回去稟明你家相爺莫把此枕當作等閑之物日
后有許多的用處如陽間着不明之事就將此宝枕在頭下立
時就到陰曹地府千萬不可玩視這里你也不可久站急速回
稟相爺要緊又吩咐童兒送他還陽這兩名童兒尚未送他只
見有一個惡鬼手提狼牙棒就是一下包興心中一急驚醒元
來却是一夢個惡不甦心頭亂跳坐起只是發愣只見跟他的從人
前來說請二爺的駕大人又要升堂
且不言 包興誤入森羅殿 再表那 赤胆忠心的色大人

這相爺

正在書房把精神

門上的

長隨回稟把來來云

說道是公差二名來打到

菜園中

又刨出一個死男靈

書室內包公聞听忙跣起

忙吩咐

去叫公差速代犯人

只听得擊鼓敲梆人吶喊

那些個

跣班之人都乱分份

這大人秉正坐在公堂上

從外邊

代遞候三犯法的人

包大人坐位以上往下着

但見那

犯法之人他跪在塵

且說包公見候三跪在下面大人問道你就是候三下面答應

說小的是姓候係太原府壽陽縣民小的家中貧寒故在外負

苦大人又問說那女屍是你埋在井邊的候三說是大人又問

說為何又有男子的屍首候三曰說那男子本是小的一個兄

弟只因他不成人又不作買賣又无手意他又不負苦他是好

吃懶作他在家中不作正事百无一能他是日夜竟去賭錢他

投奔了我來挪借銀錢這是我勸說他又不听故此小的

恨心我就畧他活埋了小的也是无奈之何手足之情一旦把

他就埋了這是他自招其禍这事雖然是人命皆然我是他的

哥！他不俸就許我要他的命這算是我們家務事誰肯管這

闲事闲非

公堂上

色爺听必候三的話這大人滿面生嗔便開言

再坐上用手一拍堂上的木眼望着犯法之人叫候三

你說是活埋候四你^是家務事想是你胆壯心高太欺了

你自知 害死兄弟先人來管 你這斯 快將寔言對我云
忙吩咐 兩邊與我快、掌嘴 象公差 一齊答應走向前
有一個 上前扶住候三的話 那一個 嘴巴輪元往臉行
這公差 左右兩先把人犯打 只打得 眼淚交流他叫天
當時這才打的時候三鮮血直流疼痛難忍叫一聲大人小的愿
招、、可憐候三战、兢、望上磕頭叫声大人只因埋莖女
屍之時我兄弟看見他要分我銀子我不肯與他打將他打倒
誰知他就死了我記得埋在井的西邊那女子却在井東邊不
知怎的竟會換了個過免連小的也不知其底細當時色爺會
他画押吩咐將候三入獄大人叫代薛老免來象公差代至堂

上双夕跪倒大人在上面叫声薛永泉你知情不奉應例該打
四十大板念你年邁之人况又无知草木之輩今日饒恕與你
去罢這老兒回轉不提且說大人派人去到烏家巷喚馬氏來
衙認尸差人領命而去這且慢表且說色爺吩咐一必退堂回
歸書房才然落坐傳飯吃完一必挪去碗盞有包與前來回稟
那遊仙枕之事從頭至尾細說一遍這大人才然想起此宝未
曾入庫就派色與謹慎收留想必日後有用他之處包與答應
才轉身形只見李才回話說門上來回稟馬氏到案大人吩咐
內宅裡 有人擊動陞堂鼓 那些個 伺候之人都不站停
一個、 吶喊堂威在兩傍 不多時 大人陞堂吩咐一声

說道是 兩邊傳諭代馬氏 只听得 值日的公差一齊應
都說是 大人有令代犯婦 衙門外 又有青衣滿口孔應
不多時 兩個公差把犯婦 說道是 犯婦告進他喊一聲
當下只听外面的報到說犯婦告進兩邊之人一齊喊堂只見
公差代進一個中年婦人走上堂來雖然是個秦樓的女子看
他意候模樣自來的風彩却是素体容粧却與良民又是一番
的光景這兩傍邊的書役人等觀者俱是時中誇獎无不稱好
公堂上 兩傍之人仔細看 四英雄 王馬張趙都奉目觀
值日的 書役人等暗稱讚 一個 腹內誇好都不敢言
只見他 跟隨公差往裡走 他竟是 輕移蓮步來到堂前

看他的 面貌不過二十二 元來他 屬牛的今年是三十一
象公差 催不得把堂來喊 一個 愣柯柯的看著馬鮮
但則見 進入衙中底頭語 恰好似 九天仙女落下了凡
模樣兜 白中透紅芙蓉面 敢則他 又無宮粉也不抹胭
這女子 雖然是個秦樓客 可喜他 詩詞歌賦樣樣俱全
天生的 出口成文能答對 他又 諸般歌唱他又會彈
見他的 烏雲巧挽蘇州樣 擦上邊 橫別着一支白玉簪
黃登 赤金耳挖髮邊代 耳上邊 相觀一對翡翠耳環
穿一件 毛藍布衫可着体 長短下 也不過就有三尺三
月白綾 挽袖沿邊是青假 大紅的 立領兜上白繡三藍

還有那 立俄背心罩在後身 宝藍的 縐紬汗巾計在腰間

串紬的 青色裙却是百摺 裙下邊 微然露出一對小蓮

柳葉眉 相配一双杏子眼 又見他 面似浮粉鼻如遇山

尖生心 兩支秀手如過春 又見他 十指尖心軟如遇棉

還有那 糯米銀牙恰似玉排 点珠唇 櫻桃小口他却能言

他雖然 身在水中為行院 自古道 簿命之人巧是紅顏

他的那 生來貌美是前造 雅賽過 他是一盆火遇着天冷

當下象人只僱看那婦人只見婦人身后還有一人不知這人

是誰且听下回分解

且說這書役人等見那婦人身後跟隨一人大家留神細看這

人却也與象不全且自看他是怎生模樣

象書役 復把這人留神看 但則見 穿代的容裝另一般

只見他 身量高大黑又脾 膀乍腰元他背共脊 生來的

臉上俱是橫絲兔肉 又見他 腹大腿短頭兔尖 掃竹眉

襯着一双三角兔眼 生成的一嘴黃牙口內含 聞着他

身上的氣味星又臭 看這期 點在跟前討人嫌 他唇上

連鬚胡鬚多又過乱 恰好似 嘴叨着笏刷一般 身穿着

丙接布衫月白顏色 原來是 接是布下接絲棉 可笑他

左右胳膊是白袖口 他頭上 還代着一頂小葦 他足下

他足下

打着果腿不穿襪 大板把 藍布薩鞋在足下登 雖然是
孟春天氣不甚暖 他的那 手中有把那手詭扇 這些人
看垢多心時中才明亮 元來是 忘八大哥也到堂前
且不說象位觀看這位大哥且說包公在坐上見那婦人走至
堂前雙膝跪倒口稱賤民馬玉鮮叩頭大人往下一看此人生
的並無賤相為何流落烟花當下大人向一聲馬玉鮮那日逃
走的女子可是你女兒麼馬玉鮮往上磕頭說不是我女兒却
是那忘八用銀買的包爺吩咐你去認來這婦人却認得果是
秀雲不錯看過一遍回稟大人說這女尸正是秀雲大人向道
馬玉鮮你既說不是你女兒他為何逃走從實訴來

馬玉鮮 往上磕頭把大人叫 說道是 相爺貴耳請听云
我賤民 雖在這烟花巷內 當日里 也是黎庶良善民
皆因是 跟隨我母親在外任 我的父 曾在懷來坐縣尊
我的父 在衙門之中辞了世 全我母 搬扶靈柩轉家園
相離着 慈州本處道路甚遠 在途中 偏遇我病纏遶身
住在了 陳州的南園羅家店 不限防 奶父乳母偷去銀
我母女 把衣服首飾賣賣盡 用附了 駝驕驪夫起了身
在店中 度日如年将盡半月 我的母 命染黃泉陰了陰
是賤民 殃求羅店東賒棺木 葬父母 賤民情愿賣本身
羅店東 當時點頭他才應允 他這才 把我賣了三百銀

无奈何 我賤民親筆寫賣契 好容易 把一双爺娘入

他將我 送至了此間勾蘭院 那時節 一我見景要把命拼

還虧了 此人之母他多憐念 才把我 認作義女守住貞

他家中 出入的賬目我怪手 言明了 唱歌舞永不接賓

這玉鮮訴罢往上磕頭口稱大人在上這忘八今春買此張家

之女他也是不肯入水所以賤民並未管他只因九月初間來

了一位杜公子他是陳州知州的少爺看見此女所以衣服首

飾銀兩俱是杜公子所賜這杜文林依仗勢力強呀應允誰知

這忘八見了財帛動心他才京啼此女這秀云怕刑他就允了

定於初三日文林到此誰知到得初三日晚間他竟逃走出門

偏又遇着恨心周屠殺傷他命却也可怜求大人筆下抄生當

下包爺所這女子之言吩咐汪太和附耳過來如此只見

汪太和將馬玉鮮叫至內宅去了且說大人將那忘八叫上堂

來問道你姓甚名誰何方人那人往上磕頭回稟說小的本是

山東登州黃縣人氏姓烏名貴因在此間放賬多年存下了許

多銀又這才作了這一宗下的的買賣小的參今以後學做好

人包爺說雖然如此這些无耻之輩依仗有錢買良為妓其情

可惱雖是烈國管仲夫子所留難以禁止似如今國泰民安要

此等之人有損无益吩咐拉下去重打四十大板只見將簽往

下一料那些公差向前把烏貴拉下兩板一換打了四十才然

打畢只見本縣汪太和向前回稟說是卑職奉命將馬玉鮮代
至私宅派穩婆察問果是貞節之女特來交令點頭汪知
縣退下但見包爺問道說馬玉鮮若據例你應得之罪却也不
少怎奈你也是被人哄偏我今一概不究日後如遇那開店之
人必與你報恨你還領屍去罷只見那女子向上叩首說是賤
民非是貪生怕死皆因他家用許多銀兩將賤民買至院中我
本是一時短見惟恐在他名下又是一番虧欠故此含忍數載
之工我與他生發的銀錢却也不少今日裡賤民得見青天我
還豈肯復往他家之礼小民叩懇天恩官斷小民從良以作好
人歸衣三寶此分是萬千之辛

馬玉鮮

說罷復又將頭叩他這裡兩泪交流尊声大人

小民人

今生所受這磨難就知道前世未曾積下好陰

再若是痴迷不醒貪榮耀必然是今生所作是後世陰

這如今看破世俗歸三寶修一個來生下世再轉為生

這些事我因父作官把銀錢愛他急是應酬上司苦壞黎民

我毋女終日耳邊時常勸我的父分明知他且作不

這如今拋下賤受磨道難這就是報應分明真對了真

當下這馬玉鮮尚未訴完只听那烏貴咧嘴痛哭道山東白他

說而芥似怎么夕而買賣呢也得秀了把一個管將的也散了

我回去罢那此買賣銀豆打發了而我舍回用我黃酒餛子去

異看見二達過去咱就罵他一笑哂一嘻界怎成個罵呢
當時包爺听必女子之言却是有禮吩咐命人將大佛寺的道
人叫至堂前不多時道人來到跪倒包公說你我我吩咐現時
你廟中並無住持職掌將此廟是某舉荐此女僧在廟內出家作
為老僧的剃度將香火賜與右僧改成菴院不准有僧人爭競
俗人男子常往各依侍立一傍再听示諭馬玉鮮復又叩首同
道人為貴俱各站立一傍又見大人叫一声貴縣只見汪太叔
連忙向上打躬說是卑職伺候大人又听包爺說請論貴縣官
事粗率才學淺不稱其鑒念你還虧得案由无贓故而將你
饒恕還有一案功德之事派你重修大佛寺選日日動功改換

牌匾刻成賢女養修觀音院當下大人親筆寫一張黃帝上面
是棋表貞節造刻一匾將那一宗善銀九十餘兩付與道人同
馬玉鮮埋墓老僧等某回歸之日開光亮佛吩咐一必又派公
差將馬玉一縣人犯俱各代來朝審差人聞所急到獄中將一
代人犯領至堂下只听得上面書役挨次叫一声下面的犯人
俱各各應只見外面有公差代來的呂氏閔氏閔好李俱在一
傍伺候只听得上面的大人叫声周屠下面說有包爺又將口
供對了一番只听他句句皆是如此大人提筆定案將斬立決
之人當堂上仰却是王恩周屠白勇候三立時開斬將白安邊
外充軍馬上飛將白勇之妾打入官賣一發放命呂氏領屍

烏貴領尸命縣官轎送馬王鮮進廟留業干隨眾當差業干謝過相爺之恩包爺吩咐一必只听炮响如雷這才將四個犯人綁至了殺場一齊鎮法王馬張趙去到法場刽子手身佩宝刀伺候不多時汪知縣監斬命令一到動手刑刑此時立决的是四人死去的是進宝之人劉天福逃女張秀雲大佛寺的老僧菜園候四木匠劉三汗這伍個人俱係被害還缺那仗勢欺押逼走妓女斃命的那陳州知州之子杜文林代等到陳州之時再行究問一供都是九條人命這夫人一一的發放往下喚道因好學你可知你的罪底只啼的小學生竟是磕頭不敢仰視又听夫人說道你既讀書史之人為何如此多疑常言道人凭

素相你的母乃是名門之女並且是賢德之婦你竟敢心中胡疑你才受此不白之冤因因之若是你貪財心盛目不立人遭此不測你今回家用攻攻書符中更門多盡孝道去罢這此完案之人無不稱揚俱磕頭謝恩一哄而散且說這大人退堂定於來日起身這且表表且說那陳州的飢民逃難也有投山東的也有奔江右的也有投奔兩江的這此百姓俱聞兩江所管之處有一地名叫坐蘆花蕩却是水面岸上有一坐山前面有一座村庄後面也有一座大堡前是蘆花村這村中有一家員外姓蘆名芳此人生得面如重枣鳳目蚕眉三旬之多一部長鬚飄于膝下故此那些鄉人俱尊他是美髯員外此人家當

豐厚仗義疎財喜捨資財愛助貧民學一身好武藝專交天下
義士俠烈之人敬的是忠臣孝子救的是義夫節婦惱的是悞
國奸臣賍官污吏填道強良無論那遠近之人有求必應後因
名傳于外故而有那此俠義之人俱到蘆家村投奔這正是有
朋自远方來且說山東濟南府一人姓韓名章行五出身在炮
營當差專做地雷因為全差不合辭了差使奔至蘆家村又有
一人姓徐名慶家住山西路安府是鐵匠出身也是俠義之人
生得頂短腰粗豹頭環眼鼻直口方骨軟如棉家當富足他將
家務相靠胞弟徐益他代銀兩辭別父母到兩江訪友還有一
人姓蔣名平字表澤長寧波人氏年至三旬却是一身好武藝

文武全才生的身量矮小面黃飢瘦骨干如柴善通水姓也投
至蘆花蕩又有兄弟二位金華人氏長名白金次名白玉堂弟
兄兩具是文人已經鄉試中舉白玉堂學得一身好武藝因金
棠之妻身故這弟兄兩個領領金棠之子白珠前到江東訪友
未能訪着金棠忽然得病而故白玉堂埋葬胞兄代領白珠身
无所歸之地聞得兩江有蘆花蕩善人之名故也投至此若
看五義為盟兄弟下部書中再表明



... 龍圖書 ... 五羊山 ...

龍圖書

五羊山

... 龍圖書 ... 五羊山 ...

... 龍圖書 ... 五羊山 ...

龍圖公案

第拾肆部